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复 旦 学 人 文 库

面对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迹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哲学模式的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

辛敬良 著

Xin jingliang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辛敬良 著

Xin jingliang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辛敬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309-04370-7

I. 走... II. 辛... III. 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研究 IV. 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229 号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辛敬良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插页 3

字数 208 千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370-7/B·232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辛敬良，1928年1月出生于浙江黄岩，汉族，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已出版的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唯物史观与现时代》。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预成论与历史唯物论》、《历史的主客体及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立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唯物主义》、《略论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改革是中国人的第二次解放运动》、《改革传统的哲学模式势在必行》、《人·人性·人权》等数十篇。

在半个世纪里，辛敬良教授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前期基本上“在斯大林的哲学模式中徘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他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刻反思后，决心扬弃斯氏哲学模式，走向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研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阐述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为主题,汇集了作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传统哲学模式逐步转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显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作者的学术思想所经历的前进轨迹。作者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其他教师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

自序

岁月流逝，我在人生旅途上已走过了七十七年。老人喜欢追思往昔，我也不例外。在大学时期，我学的专业是法律，由于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我在法律系毕业后，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中国人民大学改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后就在复旦大学教哲学，一直干了几十年，直至退休。

原本，我对哲学一无所知，像个幼儿一样，需要借助“学步车”学走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学步车”就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加上苏联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可观的成就，国力的增强，国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获得“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活着的马克思”等称誉，他的著作自然也被列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各国共产党人都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们的哲学基础写进党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全面学苏联，请来了大批苏联学者，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采用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学习斯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别无选择。

我在斯大林哲学模式中徘徊了大约三十年，曾发表过一些论文，也出版过著作，如《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程》等。当时自认为是忠实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现在回头来看，这些作品明显打上了斯大林哲学模式的烙印。

做学生的如果只会背诵老师所教的，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

2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就不会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当我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照起来读时,就发现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纯粹的物质论,后者则是实践论,全部十一条提纲都是以实践的观点去批判形而上学直观的唯物主义。经过反复思索,我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作的批判对斯氏哲学也同样适用,理由如下。

从学理上来说,斯氏哲学的立论是:世界上形形色色不同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只是表现形式各异而已。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过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机能),即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由此延伸,斯氏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中生产工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则被列为生产方式之外的所谓“人口因素”,仅仅能加速或延缓生产的发展而不是发展生产的主体。不错,斯氏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似乎在坚持唯物论,但又不承认经济规律是人自身经济活动的规律,这样,他所谓的客观规律性就变成与人活动无关的抽象的必然性,如此等等。一句话,他只见物,不见人,漠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那样,“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①。斯氏所谓的客观性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事实上,只有当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成为主体时,才有所谓主观与客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离开这一基本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

斯氏的辩证法强调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否认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把斗争看作是万能的。由此断言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僵硬对立和斗争的历史,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被简单地划为唯心论,抹杀其在哲学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指导苏联的学术文化,独尊某一学派,排斥其他一切学派,例如推崇米丘林的遗传变异论,否定摩尔根的遗传基因论,给后者扣上形而上学唯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主义的帽子,还轻率地宣布控制论是伪科学,闹出笑话来。

众所周知,创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项伟大贡献。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离开唯物史观就不能克服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使之上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发展中的变革。而在斯氏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却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仅是这个哲学从属的组成部分,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观点。

根据斯氏哲学编纂出来的哲学教科书,在阐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时,有意无意地把人分为天才和群氓两部分,片面夸大伟人和领袖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把一切功劳都归之于领袖,似乎领袖是无所不能的,群众只能听命于领袖去行动,向领袖欢呼“乌拉”而已。

斯氏哲学被推广到中国以后,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诸如:漠视人的主体地位和普遍人权;强调“斗争哲学”,导致阶级斗争长期扩大化;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是非问题;倡导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一切给中国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

与此同时,还要指出在苏联和中国出现过许多出尔反尔、似是而非的哲学理论,如今日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明日却又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将愈来愈尖锐”;一面强调“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面却搞“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诸如此类的怪现象层出不穷,不能不引起人们怀疑斯氏哲学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倡导并实行这种哲学的历史人物,带领群众朝着历史的正道前进,他们是真正的历史英雄和伟人。与此相反,一种哲学如果成为当权者手中用来玩弄政治游戏的工具,就会将历史导向歧途,造成历史倒退,这样的哲学就丧失自己应有的品格,变成僵死的教条。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不能不是骗局,当权者自身最终也难逃历史的惩罚。归根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实践已经证明,斯氏哲学不是什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

4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主义哲学的发展,恰恰相反,从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不是前进而是倒退,退到马克思以前去了。

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正本清源,首先应当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从1987年开始,我先在《复旦学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随后在《书林》发表《斯大林的哲学模式》,不久又在《哲学动态》发表《改革现行的哲学模式势在必行》等论文,明确表示自己对斯氏哲学的态度。接着我和一些年轻的同行们开始编写《实践的唯物主义导论》,成书时因故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然而,我不愿放弃自己的理论主张,次年又继续出版《唯物史观与现时代》一书,表明自己决心朝着既定的道路往前走。诚然,马克思在哲学上所作的贡献,离开现时代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了。哲学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马克思说过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更不可能句句是永恒的真理,但是,我认为他揭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收集在这里的二十三篇论文,大多已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复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少数未发表过。现根据内容分为四部分:面对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迹,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模式的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所有文章除个别字句改动外,保持原貌,大体上反映了我走过的哲学轨迹,即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我借此书的出版来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希望能引起同行特别是同龄人的某种共鸣。本书出版得到哲学系领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特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 者

2004年8月

目 录

自 序	1
-----------	---

面对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1
同一性的本义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	12
“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浅议	22
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29
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4

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迹

重议真理的若干问题	57
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唯物史观	66
社会心理与唯物史观	76
关于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88
对改变现行历史唯物主义模式的一点思考	98
斯大林的哲学模式	106

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113
实践唯物主义之管见	125
实践的唯物主义引论	129
立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唯物主义	150
历史过程的主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163
预成论与历史唯物论	175
人、人性和自由	187

哲学模式的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

改革传统的哲学模式势在必行	194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0
略论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213
市场经济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223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序幕	234
后 语	239

面对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的一项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以往一切哲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在自然观方面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在历史观方面都是唯心主义的。其所以如此，除去社会历史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而没有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发现及其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他和马克思就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②。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其“精神哲学”中叙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力图证明历史中存在着发展和内在联系。和别的唯心主义者不同，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同上书，第51页。

格尔认为个别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历史人物的意志为转移,在他们背后还有别的动力。他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并非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市场和社会的需要,个人劳动和社会需要之间经常脱节,劳动产品离开生产者之后就转化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生产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虽然人们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历史,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却服从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一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它使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成为辩证的。但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又认为劳动不是客观的物质活动,而是一种“精神样式”,是“理性的产物”,只有理性才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世界的历史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尽管“人们可以创造出关于天国的各种表象,但天国永远是一个精神王国”。正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辩证法,因而决定了他不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而是从历史的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将动力和规律输入历史,使历史的发展神秘化了。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力图用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但没取得成功。法国唯物主义者声称:“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②,这就是“物质”。爱尔维修说,自然不能使人好或坏,“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们精神、道德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不同所造成的。这可以说已经走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跟前了,然而又停了下来。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兴衰、社会道德的好坏,都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是否良好,法律是否合理,这只有依靠教育去改善人、理性才能达到。这样,爱尔维修仍不得不求救于“英明的立法者”和“贤明的执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显然没有能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②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7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

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去，他们跳不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子。

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把人看作是自然的物质实体，认为人的思维、精神依赖于肉体而存在。他指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理性的神学”，差别仅仅是黑格尔用逻辑学的天国代替上帝的天国而已。费尔巴哈强调哲学应以人为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①。他认为神是“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欢乐、喜爱、感恩、崇拜、希望、幻想等依赖感”中产生出来的，神的特性就是人的特性，即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人把自己的精华集中起来，转移到一个全能的人身上，加以虔诚地崇拜，就是神。因此，他认为宗教是人和自己本质分离的结果，当人把自己的本质赋予上帝以后，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使自己在上帝面前失去创造者的价值，反而成为自己幻想的奴隶，神对人的统治实际上就是人的幻想对自己的反作用。费尔巴哈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宗教意识看作是人生来具有的一种特性，他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批判宗教，而是为了使宗教完善化，即用人的宗教代替神的宗教，将人的本质从神那里夺回来，重新还给人，建立一个无神的人人相爱的宗教，他企图用这种宗教来消除社会的种种弊病，改造现实社会。这样，费尔巴哈尽管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一进到历史领域，便又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只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

从上述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和旧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有用辩证法去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直观性，将旧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把唯物主义从对自然界的认识贯彻到对人类历史的认识，这就是说，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

① 《费尔巴哈著作选读》上卷，第12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二

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有辩证唯物主义呢?也不能。既然没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离开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能想象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辩证地区分动物和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物质运动的特殊形态。旧唯物主义分不清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劳动,把人仅仅理解为“类”,理解为“许多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①,从而也就不理解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和联系,不能区分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作为物质运动特殊形式的社会运动,尽管包含着自然界中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各种运动形式,所有这些运动都和人类社会生活休戚相关,但不能把社会运动等同于这些运动,或者归结于这些运动,更不能将自然运动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社会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

旧唯物主义者从人们的饥渴需要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他们把需要和利益看作是人类的伟大导师。毫无疑问,动物和人都要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需要,这是共同的,区别在于满足需要的手段和方法。动物借以满足自己肉体需要的手段是自身的生理器官,这些器官必须适应现实的自然环境,如果自然环境变化了,不能继续适应,就要被淘汰而灭亡,动物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完成动物生理器官的变化没有若干万年是不行的。人类却大不相同,人类借以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主要不是靠自己的生理器官,而是依靠使用工具,有了工具人类就能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力,使它为自己所用。对人来说,生理器官的变化和人工器官的变化比起来,显得毫无意义。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完全正确。制造工具就是把自然物变为人的器官,用它来克服人们生理器官的局限性,工具是人的生理器官的延长,有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它,人的生存竞争能力就和其他动物大不相同。人成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以后,人的历史便开始了。从原始人使用粗陋的石器和棍棒,逐步发展到使用铜器、铁器,直至现代化的机器,愈来愈多的自然力被人所征服,这就是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走过的漫长道路,这就是本质上区别于动物进化史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考察动物的进化史,主要是考察动物生理器官(化石)演变的历史,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考察生产工具的发展史,即考察生产器官的发展史,这里,生物学、解剖学都用不上,需要的是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科学地阐明了人和动物的区别,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区别和联系,同时也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

其次,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科学地阐明人的意识和动物心理的本质区别。人的意识是在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单独的活动,它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思想和语言都是在人们相互交往中产生的,两者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一般动物,甚至高等动物,彼此间谈不上相互交往,它们很少需要传达什么东西,这种传达也不需要语言和思想。只有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才有意识的某种萌芽,如狗、马、牛等能听懂主人的个别语言,并能对主人表达某种依慕、感谢之情。总之,动物心理是生而具有的一种本能,人的意识则“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有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人的意识和动物心理的区别还表现在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够深刻地理解自然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性,理解人和自然界的联系,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离开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精神活动甚至可以脱离物质活动,成为相对独立的东西,表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由此而产生出神学、哲学、道德、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能动地反作用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生活。

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于自然的产物和大脑的特性,抹杀人的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识和动物心理的区别,因此尽管它论证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却始终提不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说明不了为什么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人脑和现在的人脑的生理构造没有明显差别,而人的思想却迥然不同?为什么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大脑的生理构造没有什么差别,而思想却大不相同,这些问题都不是人脑的生理构造所能说明的。由此可见,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科学地阐明意识的起源、意识的社会性和意识的能动作用,当然也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了。

第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揭示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从而也就不可能阐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以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不可能阐明人的认识内容、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怎样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因此,正像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一样,离开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

三

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①。这话往往被人们误解为先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时产生的。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来看,内容的重点恰恰是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密切相关的。马克思起先接近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后来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者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大体说来,1842年至1843年

^① 《列宁主义问题》,第629页,苏联外文出版局,1950年。